

三爷

□ 李方

毫无缘由地想起故去多年的三爷来。

他和我的爷爷同族,平辈,排行三,我爷爷行四,到了我这一代,血缘关系已经很淡薄了,只是逢年过节按乡俗去行礼,上坟烧纸的时候才相见。

也许在爷爷的心底里,他的这个家门户的堂哥也并不是多么亲近的人吧。毕竟,爷爷年轻的时候,是给王姓的地主拉长工,干粗活,栖身的茅草屋,是靠在他三哥家的大土堡脚下搭建的,穷富差别应该是心上一道过不去的坎。

三爷小的时候是个少爷,家有良田数百亩,耕地黄牛几十对。他所住的那个黄土筑成的庞大堡子开南门,门楣上镶嵌着一块大青砖,上面雕刻着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字。就是因为这样一座大堡子,所以连同我们庄子都叫作李家堡子,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村名。

三爷一直都是个读书人,从村里的私塾念到镇上,又从镇上考到县城公学,最后直接到了甘肃省平凉专区的柳湖师范。爷爷跟我说:“那时候念书的都是有钱人,把书念成,全靠银子往起堆。你三爷在柳湖师范念书,走的时候都是三头驴。一头驴他骑,另一头驴驮银元,还有一头驴驮你大爷骑。到了学校,把毛线口袋里的银元倒空了,你大爷再把驴驮回来。”

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,三爷同爷爷一样,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,而且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。

北方的隆冬是酷寒的,积雪很

厚,往往一夜过去,雪就深达膝盖。薄衣单衫,没有暖帽和棉袜,光席上被筒里的那点温暖,在黎明的前夜里,简直就是上天赐福。而往往在这个时候,就会响起三爷打着寒颤的呼叫声:“收尿了,起来倒尿。收尿了,起来倒尿……”

他穿着破衣烂衫,腰里缠着草绳,为了御寒,胸口那里填着一些干燥的麦草。扁担两头挂着两口大罐,一只罐装着在每家每户收集来的尿液,另一只罐里,却是他一路走来铲拾的粪便:牲口粪、狗粪、羊粪、猪粪。我因为每天要起早走十多里路去上学,因此倒夜壶的事基本上都是我。

担尿罐的三爷,是有积肥任务的。走家串户把尿液收集完,把村道巷口里的粪便铲干净,就担到生产队的饲养圈,倒在粪堆上,用黄土覆盖好,然后钻进牲口圈旁边的小房子里,和当饲养员的爷爷,也就是他的堂弟,围着黄泥小火炉,炖一盞滚烫的罐罐茶,暖暖身子。

“人是落了难了。念了一肚子书,却没有想到成了个收尿尿的人,那么多的银元都白花了。”爷爷悄悄告诉我:“你三爷从柳湖师范毕业后,原来是在城里的武庙小学教书的,不是个举人,也该是个秀才,现在下放回村,成了个担尿罐的人了。人啊,真是几十节活呢。”

普通人的命运,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由自己掌控,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,像飘落于流水中的一枚树叶,被裹挟、被冲刷、被淹没,随波逐流,

存亡未知。所以我绝对想不到,我会和三爷成为同事,在同一所学校供职。

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城二小,三爷在同年落实政策,重新回到了原来任教的学校。一切都好像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,改变了只是学校的名称,原来的武庙小学改名城关二小。但是像三爷这样民国时期师范的毕业生,又在乡村改造了多年,已经不宜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了,只能干一些后勤保障工作,三两年后就办理了退休手续。但是他害怕或者不愿回到乡村去,就又返聘干起了门卫,并把我三奶接到了城里,把两个孙子也带到了学校,供养着念书。每天乐呵呵地按时掀动电铃,上课、下课,在报刊上用铅笔写上各教研组的名称,一叠一叠分好,楼上楼下分送。

将要进入九十年代了,学校拆除了家属院,实施教师“安居工程”,国家补贴,个人集资,盖家属楼,但三爷没有报名参与。

有一晚,我到门卫室去,三爷一个人枯坐。那时候家属院已经拆除,三奶和两个念书的孙子都租住在校外。我问三爷:“怎么不报名集资?即便您老了回村,楼房可以出售,也可以留给孙子住啊。”三爷苍然地说:“没钱,娃娃。”我说:“你一个人挣着双份钱,哭啥穷呢?我又向您老借钱。”三爷抬眼看了门卫室外一眼。室外是漆黑一团的夜色。突然,三爷涕泪并流,凄然地说:“娃娃,你不知道,爷是真没钱,

我被人骗了,攒的几个钱,被骗了一个二净。”

原来,暑假的一天,寂静的校园里,走进来一个满脸凄容的年轻人,说是东山里的,带父亲来县城看病,钱花完了,病没看好,急需用钱。家里过去是个大户,藏着一些“袁大头”(银元),有六十多块,到银行去兑换,价格太低,明显吃亏。看三爷想不想要。三爷让他拿出来瞧瞧。又是牙咬,又是指弹,又是吹气后放到耳朵边听那“铮铮”的白银的微响。最终,三爷取出了所有积蓄,买下了68块银元。

“真是会水的鱼儿被浪打死,常年打的咕呱雁,最终叫乌鸦叨瞎了眼。做得太真了,太像了,结果没有一块是真的,全是假的。”

从那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三爷脸上有笑容。

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。在《北京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飞天》《山花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故事会》等报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,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读者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。出版长篇文化随笔《一个人的电影史》《传奇·李方微小说精选集》。获《黄河文学》双年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奖、《散文选刊》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《小小小说选刊》第17、18、19届双年奖、第十届全国小小小说金麻雀奖提名。



风景 (组诗)

□ 涂拥

桂花仍在树上

八月的桂花一直活到了春节
风雨中微微战栗
同时闭上“黄色眼睛”
我在楼上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
站在几棵桂花树下
嘟囔着什么
也许念叨掉在地上的桂花
或者汤圆美酒香味
也只有那几棵桂花树晓得了
总之他站在那儿太久了
都快站成一棵树了
直到快看不到
对面楼上灯光开始陆续亮起
替代桂花的摇曳

烈日下游喀斯特

晒干了的大海,像锅盖揭开
尽管石头保持海浪形状
可龟、鲸、豚、豹……
都游走了,只有化石
留下雷霆记忆
大海澎湃为山,却草木不生
牛羊长成喀斯特
比石头僵硬
我的好奇比这些石头还多
再多也比不上四方游客
湖水一般涌来
好想劝说后来者:别挤了
世上能动弹的动物
很难再看到我们了

面包石

一块比面包更像面包的鹅卵石
摆上了展览馆
人们禁不住伸手
禁不住感叹:长江也饿了

风景

桃花欢笑的时候
旁边的柑橘也没有流泪
它们不在一个频道
画风自然不同
桃花下有穿汉服的少女拍照的大妈
柑橘也有自己的小甜蜜
大爷伸出了拇指
嘴角朝着柑橘上扬

黄花风铃木

漫步郊野,偶遇了一片
从未见过的黄花风铃木
在黄土地上张开小嘴唇
像要告诉我更多惊喜
黄皮肤的乡亲
在其中摆开沾满露珠的
果蔬和笑容
让我一下子想到黄河奔腾
便觉得南美不远
巴西只是一个村
金色阳光,也可以
一个春天就长出我们的头顶

涂拥 四川泸州人,中国作协会员。有组诗发表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作家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刊,诗作入选多种年选。



回到流水深处 (组诗)

□ 邓红琼

暮色

故乡在最后一缕残阳中
缓缓沉沦
山谷空了。唯有双亲坐在土丘上
像一幅画,与我互换记忆
一炷香,袅袅成灰

沿着阡陌行走,一声鸟啼
像村庄的叹息,幽深而孤寂
一茬一茬的草,在风中凌乱
所有的词语
都关于往昔,填满时间的空隙

回到流水的深处

在黑夜里保持一种沉默
静静倾听灵魂的呼唤
就像一条鱼儿
回到流水的深处,不问悲欢

星辰依旧。无边的深邃里
有着无法洞悉的秘密
万物以呼吸,与月光交融
时间一浪接着一浪,总是拍打着向前

在波涛的颠簸中
风声,雨声,终会回归沉寂
只有思想
继续跋涉在沧桑的长河中
等待深埋的阳光,穿过幽暗的生命



过程 (外一首)

□ 贺绶声

过程

星,努力装饰夜空
一个白天复原
你的阴影,又点亮了孤独
我重新认识黑夜

日子永远停驻在
那刻有你名字的表里
思念不断跳动,跳动
一次又一次展现黄昏的意义

凌晨三点整
我又写了些绝望

窗外的云

窗外的云,已溶化成旁白
我听到伞在叫喊
雨在鼓掌。

蛀牙

女儿亲吻我的脸
从此我的心蛀了一个洞
宛如她的牙齿
因过度收藏我的甜言蜜语
偶尔我们会一起肿痛

贺绶声 澳门诗人,中国作协会员。著有诗集《遇见》《如果爱情像诗般阅读》《所有悲哀是眼睛,喜欢光》等。



深秋的诗

熊裕武摄

谈艺录

具象场景中诗意情感的艺术魅力

——读符力诗集《故乡千万里》

□ 赵国宏

符力的诗集《故乡千万里》以细腻的笔触,记录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观察与独到思考。

具象的场景展现抽象的情感

符力的诗以具象的画面和深沉的情感交织为特点,诗作在描绘自然、故乡、人际关系及人生旅程时,展现出地方性。在《故乡千万里》一诗中,符力通过丰富的乡土风情勾勒出充满生活气息的田园画卷,诗中的“凤凰树”“椰子”“槟榔”等具象元素,呈现出故乡的景色,传递了诗人的复杂情感。

诗的开头便以一个简单却充满情感的句子:“哪怕是对一个外乡的卖货郎,我也想说/这是我的家乡”,迅速建立起一种对家乡深深的认同感。这种情感并非抽象的,而是通过具象的场景——“推开柴门”“遇见秋天迷漫的雾气”“鸡鸭吵嚷的早晨”等,细腻而生动地传达出来。同样,《大海帮我们记住》一诗,也以海浪、岛屿、潮声等自然景象为依托,构建起既具象又充满哲理的情感表达。“大海帮我们记住:昨日的夕阳/骑在牛岭上”“多年后,我们眼花的眼花了/痴呆的痴呆了”这一句通过具体的时空景象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,同时也表现人类在时间洪流中的记忆与渐行渐远的命运。

符力擅长在具象场景的描绘中融入深层的情感反思。例如,《深秋,一直深下去》一诗,通过秋天的景象——“那么多叶子悄然枯萎,面容憔悴”“江水无声”,诗人借由自然景色的衰败映射人心的萧条与冷酷。诗中的深秋景象充满了对时光无情流逝的感慨,表现出对命运无

法回避的接受与思考。同样,在《临高角观海》中,诗人通过波涛汹涌的海面,形象地展现人类内心的纷繁与激荡。诗中的“云天又高又远”和“我坐下来观察,谛听,思想”,表达诗人对内心世界的自省与追求。

符力的诗歌在情感构建上有着鲜明的特点,他通过具象的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,巧妙地将情感具象化,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。在《登烂柯山》中,通过对大自然景象的细致描写,诗人将山水的壮美与人类历史的沧桑感巧妙融合,“石梁之上,阴冷尚未磨出切肤的锋利”“风涌着我身心的船只”,这些场景体现了诗人对历史、命运的沉思,以及对山水间变幻无常的敬畏。在《完美时刻》中,“草木交出薄雾疏影里的气息/雨点洒向水洼里的灯光,洒向灯光里的江流”,通过这些细腻的描述,诗人传递出对瞬间美好的珍惜与对生活深刻的理解。

尽管符力的诗歌富有画面感,并且情感表达深刻,但在一些诗作中,情感的连贯性与深度的挖掘仍有提升空间。例如,《故乡千万里》一诗,诗人多次提到故乡的景象,情感反复但没有进一步深化。同样,《大海帮我们记住》一诗虽然在语言上具有节奏感,但关于人物命运的部分可以更加细腻与具象。

意象和情感的哲理性表达

诗人以感性化的意象,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情感升华为哲理性表达,探讨了人类在与自然、生活和内心对话中的种种困境与自我领悟。

《松果》一诗将松果作为“贮存阳光、雨水和鸟鸣的仓库”。这一意

象深刻地表达了个体的积淀与内心的承载。松果象征着生命中的积累与沉淀。诗中的“烈日暴晒,黑暗侵蚀”及“没有谁的温暖和甜意让我皮肤湿润、面容慈祥”展现诗人对孤独与困境的感受。然而,“沙子那么小的幸福也是我认领的幸福”一句暗示个体在困境中仍能发现生命的价值。《武平养蜂人》一诗,通过“穿了防蜂衣”和“米白手套、云灰防护帽也戴上”这一细节描写,象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防护与隔阂。然而,诗人通过对她与蜂群的亲密接触,如“她的背后,梁野山——/绿得那么浓稠、那么深沉的巨大财宝”,突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符力的诗不仅聚焦个体的情感和哲理,还通过对劳动的描写赋予诗歌一种实用的诗意。《粮人》中“他今年所做的是去年做过的事”一句诗,折射了农村劳动者的日常与命运的沉浮。特别是,“往家里背粮,也不见帮手”的孤独感中,诗作将个体的努力与社会的冷漠做对比,营造出一种悲悯与共鸣。与《粮人》中的沉重生活相对,《腰果》则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与个体的情感反思,揭示了生活的复杂性与个体的内心挣扎。

从自然意象到哲理性追寻

在诗集《故乡千万里》中,海水、春风、火柴、雀鸟等自然符号不仅仅是环境的描绘,诗人巧妙地将人类情感、哲理与生命的哲思相融合,成为诗人思维与情感的延伸。

在《把手伸进海水里》中,诗人通过触摸海水这一动作,将南海的“心跳和体温”与自己心灵的律动相

连接,呈现出一种跨越文化与地域的普遍性体验:“越南的妇女、菲律宾的孩子/马来西亚的渔民,把手伸进荡漾的海水里/也会有相似的感觉。”诗中,海水成为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心灵共鸣的象征,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。在《如果灰雀不叫喊》一诗中,“如果灰雀不叫喊,我就不会注意到/他也是一个谋生者:小个子,小胆子,小小地抬头/小小地跳跃,小小地转身”,这不仅是对一只鸟的观察,更是一种对生命奋斗、对细微事物背后生命力的深刻洞察。《划火柴》则将一件简单的日常行为“划火柴”,转化为深刻的生命隐喻。火柴的划燃与熄灭,象征着人类情感的起伏与生命的无常。诗中写道:“我喜欢划火柴,喜欢火柴划过萤火虫/喜欢火柴温暖除夕夜——”,展现出对生命中短暂美好瞬间的珍视,然而随后的“划完整包火柴都找不到的姑娘”则揭示了生命中的失落和不可捉摸的命运。在《后沟之夜》一诗中,“我没有踩脚。头顶上/唐代的浩瀚星空蓦然重现/——有人在那里际会,谈古论今:/光芒璀璨/我听不清高远的语言/唯有静静仰望。”诗人通过对宁静夜空的描写,展现了个体在浩瀚宇宙面前的深刻反思。

整体而言,符力的诗作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,具有强烈的自然意象和细腻的情感表达,尤其是在反映人与自然、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描写中,表现出极大的艺术张力。

赵国宏 教授,珠海市文艺家评论协会副主席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。